

左思《三都赋》校勘补证

常思春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8)

摘要:左思《三都赋》是西晋赋名篇,以《文选》收录而传于今。《文选》传本甚众,各本《三都赋》文句颇相歧异,不乏讹误。清胡克家《文选考异》及近人高步瀛《文选李注义疏》、黄侃《文选平点》对《三都赋》作了校勘。在此以胡氏、高氏、黄氏校《三都赋》未及的日本藏古抄卷子本《文选集注》残卷、国家图书馆及台湾故宫博物院分藏北宋天圣年间国子监刻《李善注文选》残卷、日本藏宋明州刻《六臣注文选》、韩国奎章阁藏朝鲜活字翻北宋元祐年间秀州州学编刻《六臣注文选》等古本、旧本重校今通行胡刻本《文选》之《三都赋》,对三家校记提出31则补证,并对《三都赋》传本源流作扼要介绍。

关键词:左思《三都赋》;传本;校勘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5)03-0073-06

《三都赋》是左思的代表作,亦是西晋赋名篇。左思生前,《三都赋》有张载、刘逵(字渊林)合注本(张载注《魏都》,刘逵注《蜀都》、《吴都》)及卫瓘(或作卫权)注本,传抄甚广,至于“洛阳纸贵”;东晋又有奚母邃就张、刘合注本补注《三都赋序》本。三单行注本唐代开元、天宝年时尚存(见《文选集注》引陆善经注),其后不传。《隋书·经籍志》著录《左思集》二卷(注:梁五卷,录一卷),唐代后亦不传。《三都赋》赖梁代萧统所编《文选》选录而传于今。《文选》汇聚了周秦至梁代中期集部诸体精粹作品,唐代采为学习诗文创化和应进士科举必读的教科书,家置《文选》,传本甚众,初唐有隋萧该《音义》本、唐曹宪《音义》本、李善注本、公孙罗注本、许淹《音义》本、无名氏《抄》本等;盛唐开元年间又产生了合其时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五家之注为一的《五臣注》本及陆善经注本。中、晚唐人推崇李善注本、《五臣注》本,他家注本渐至淹没。由日本藏古写卷子本《文选集注》残卷见出,上举唐诸家本《文选》彼此不

乏相异文句(《文选集注》所采诸家本皆为唐本)。宋代以来刻本《文选》唯李善注本、五臣注本及合并二本之六臣注本。宋刻李善注本,今存二刻:一为北宋天圣年间国子监校刻本(刻成于天圣九年,后无翻刻,今存残本,分藏北京国家图书馆及台湾故宫博物院),六臣注本所采李善注本为此本;一为南宋淳熙年间尤袤于池阳郡斋刻本(刻成于淳熙八年,曾多次递修印行,宋末版毁于火),习称尤刻本或淳熙本(北京国家图书馆藏有初刻印本,有中华书局影印本)。尤刻本不由北宋天圣年间国子监校刻本来,而另有来源,颇闾入五臣注、五臣音(非尤袤所为,乃其所据祖本原如此),非纯粹李善注本。元、明、清所刻李善注本皆为翻尤刻本或尤刻本所据祖本(明末汲古阁刻本似据尤刻本所据祖本)。北宋所传五臣注本,有五代孟蜀刻本、五代或宋初浙刻本、天圣四年平昌孟氏刻本(三本原刻今无存者)。平昌孟氏刻本校刻精,遂成后传五臣注本祖本,六臣注本所采五臣注本为此本,今存南宋建阳陈八郎刻五臣注本(藏台湾中

收稿日期:2004-10-15

作者简介:常思春(1945—),男,四川阆中人,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央图书馆)及杭州钟家刻五臣注本(存卷二十九、三十,分藏北京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皆为翻此本。六臣注本为北宋元祐年间秀州州学以天圣国子监刻李善注本与平昌孟氏刻五臣注本合并而来,其分卷及卷目采天圣国子监刻李善注本,正文、注文则以平昌孟氏刻五臣注本为底本,以校语标示二本正文异同,二本注文相同者则删李善注而标“善注同”(所删无几,李善音同者直删不标),今韩国奎章阁藏明宣德三年朝鲜活字印六臣注本为反映此本全貌翻本(有韩国影印本),台湾中央图书馆藏宋广都裴氏刻六臣注本亦为翻此本而删原本附录(明袁熹嘉趣堂翻广都裴氏本存世尚众)。约南北宋之际,明州州学就秀州州学编刻六臣注本再删李善注中与五臣注近似注文而成一简洁六臣注本刊行,习称六臣注明州本(北京国家图书馆藏有递修本残本,日本金泽文库藏有原刻完本,有日本足利学校影印本)。约南宋绍兴末,赣州州学就六臣注明州本校语互换为正文为李善本及互换李善注、五臣注位置刊行,习称六臣注赣州本(北京国家图书馆藏有二残本,互补尚为完本,《四部丛刊》影南宋建州刻六臣注本为翻此本而删诸卷后题识),明州本删李善注而标“善注同”者,此本即多以五臣注充李善注,不及明州本为善(南宋以来推重李善注本,赣州本迎合了这一习俗,故盛行于后世)。《文选》传本源流大致如上述。李善注本公认为《文选》权威注本,宋刻李善注本正文、注文与唐本颇多歧异,《三都赋》尤为突出。

今通行《文选》为清嘉庆年间胡克家翻宋尤刻李善注本(所据尤刻本为一经多次递修本,与尤刻初印本时有相异),习称胡刻本。上文已说明尤刻本非纯粹李善注本,多“以五臣乱善”。胡克家曾撰《文选考异》十卷(附刻于胡刻本后),校正所据尤刻本,然参校本仅茶陵本(宋元之际陈仁子翻六臣注赣州本)及袁本(明袁熹嘉趣堂翻宋广都裴氏刻六臣注本),所见未广,对尤刻本讹误多有未发现者。笔者曾采胡氏之后发现的日本古写卷子本《文选集注》(原书120卷,今存24卷,左思《三都赋》存《蜀都》及《吴都》前半。此书以李善注本为底本,汇聚了唐代无名氏《文选抄》、公孙罗《文选音决》、五臣注、陆善经注及诸家本正文异文,所据诸家本似为唐开元、天宝年间抄本。此书似为日本平安时代中后期日本《文选》学者据日本所藏唐抄《文选》注本汇编而成。原藏日本金泽文库,日本明治维新之际流散。有1942年

至1945年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影印《旧抄本从书》中所收《文选集注》23卷及200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周勋初辑《唐抄文选集注汇存》24卷)、日本古抄无注卷子本《文选》二种(杨守敬影写本,共存21卷,今藏台湾故宫博物院。北京国家图书馆藏有傅增湘校本。左思《三都赋》所在之卷不存)及上述北宋天圣年间国子监校刻李善注本、中华书局影印尤刻本初刻印本、韩国奎章阁藏明宣德三年朝鲜活字翻北宋元祐年间秀州州学编刻六臣注本(韩国影印本)、日本金泽文库藏宋明州刻六臣注本(日本影印本)等校理尤刻本、胡刻本。这里对尤刻本、胡刻本《三都赋》正文提出31条胡克家《文选考异》、高步瀛《文选李注义疏》、黄侃《文选平点》等家未校及或虽校及而未详之校记,以征求方家指正。

校记称“天圣本”指北宋天圣年间国子监校刻李善注本,“《集注》本”指影印日本古写卷子本《文选集注》,“秀州本”指影印韩国奎章阁藏明宣德三年朝鲜活字翻北宋元祐年间秀州州学编刻六臣注本,“明州本”指日本影印原刻本,“尤刻本”指中华书局影印尤刻本初刻印本。尤刻本本是一翻刻本,所据之祖本似出于南宋绍兴年间,此祖本不由“天圣本”来,而为宋传另一李善注本,曾以六臣注明州本所出李善注本改其底本(似其底本有断烂,以六臣注明州本所出李善本校补),校记遇此类情形,为避表述繁复,即直称尤刻本。

一 《序》题不当有“一首”字及列入卷目,“刘渊林注”不当标于《序》题下

胡刻本卷四卷目标“《三都赋序一首》、《蜀都赋一首》”,篇题亦标“《三都赋序一首》、《蜀都赋一首》”,尤刻本同。天圣本亦同(天圣本此卷卷目断烂,六臣注本分卷及卷目为采天圣本)。按:《三都赋序》有“一首”字及列入卷目,则成单列独立一篇,显然非当。《集注》本《三都赋序》无“一首”字,不列入卷目。南宋陈八郎刻五臣注本《三都赋序》亦无“一首”字,不列入卷目。考之《文选》全书,与《三都赋序》性质相同他篇(如班固《两都赋序》等)皆无“一首”字,不列入卷目。天圣本误,尤刻本承之。

又胡刻本、尤刻本、天圣本“刘渊林注”皆标在《三都赋序一首》题下,亦误。李善注云:“臧荣绪《晋书》曰:《三都赋》成,张载为注《魏都》,刘逵(字渊林)为注《吴》、《蜀》。自是之后,渐行于代也。”《集注》本《序》题下无“刘渊林注”四字,四字标在《蜀都》、《吴

都》二赋题下,《序》中李善注引旧注为綦母邃(东晋前期人)注。宋刻李善注本、六臣注本皆以“刘渊林注”标于《序》题下而删《序》注“綦母邃”名,綦母邃《序》注遂成刘渊林注,张冠李戴。其误亦自天圣本,尤刻本、六臣注本承之。

上二误,胡克家《考异》、高步瀛《义疏》、黄侃《平点》失校。

二 “诋讪”当作“许”

胡刻本《三都赋序》“相如赋《上林》而引‘卢桔夏熟’,杨雄赋《甘泉》而陈‘玉树青葱’;班固赋《西都》而叹以出‘比目’,张衡赋《西京》而述以游‘海若’。假称珍怪,以为润色。若斯之类,非啻于兹。考之果木,则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则出非其所。于辞则易为藻饰,于义则虚而无征。且夫玉卮无当,虽宝非用;侈言无验,虽丽非经。而论者莫不诋讪其研精,作者大氏举为宪章。积习生常,有自来矣”一节中,其“论者莫不诋讪其研精”句,与上下文义颇相抵牾。《文选》各本皆同。胡克家《考异》、黄侃《平点》无说。高步瀛《义疏》云:“二句对文(指“而论者莫不诋讪其研精,作者大氏举为宪章”),疑本作‘莫敢诋其研精’,‘讪’字衍文,涉李注引《墨子》‘诋讪’而误。”按:依高氏之校,上下文义亦难贯通。《集注》本引李善注云“言论者以其研精坟籍,故莫不诋讪其谬”(宋刻李善注本删此注),疏释颇别扭,然见出李善注本原作“莫不诋讪其研精”。《集注》本引《音决》:“诋,丁礼反。许,如字;或为讪,居谒反者,非也。”校语云“今按:《钞》、陆善经本无‘不’字”。检《钞》注文云“《广雅》:诋,毁也。《说文》:讪,面相序罪也”,是《钞》本作“论者莫诋讪其研精”,义亦不通。陆善经注“论者莫有诋毁攻讪其事,遂共许为研精”,其正文似作“论者莫诋,许其研精”,与《音决》说同,文意畅矣。然李善本、五臣本皆有“不”字,又“论者”、“作者”二句当为对句,由《音决》、陆善经注推知,“诋讪”当只作“许”;“许”,古写作“訏”,遂误为“讪(訏)”;“诋讪”为习语,遂衍“诋”字。作“论者莫不许其研精”则与“作者”句正好为对句,上下文意即畅达无碍矣。

三 “宜本”当作“宜准”

胡刻本《三都赋序》“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非本非实,览者奚信”,尤刻本同。按:《集注》本、六臣注秀州本、明州本“宜本”作“宜准”。《集注》本无校语,是所采诸唐本皆作“宜准”。天圣本此

节断烂,六臣注本无校语,是天圣本亦作“宜准”。尤刻本误。胡克家《考异》、高步瀛《义疏》、黄侃《平点》失校。

四 “穴宅奇兽”当作“穴寓奇兽”

胡刻本《蜀都赋》“穴宅奇兽”,尤刻本同。《集注》本、天圣本亦同。按:《集注》本注“刘逵曰:寓,寄(原误“奇”)也。……李善曰:……‘寓’或为‘宅’也。……李周翰曰:宅,居也”,是刘逵注本、李善注本作“穴寓奇兽”,五臣注本作“穴宅奇兽”。二作虽皆可,然刘逵是左思同时人,李善注又参校了《左思集》,“穴寓奇兽”无疑是左思原本。《集注》本正文为采李善本,此句当是编纂时误抄五臣本正文所致。天圣本以五臣乱善,又删上引刘逵注、李善注文句,大谬;尤刻本承之。前人未见《集注》本,故无校。

五 “铜梁於宕渠”、“要害於膏腴”不当有二“於”字

胡刻本《蜀都赋》“外负铜梁於宕渠,内函要害於膏腴”,尤刻本同。六臣注秀州本、明州本亦同。天圣本前“於”字作“而”,余同。按:《集注》本无二“於”字(或“而”字),无校语,是所采诸唐本皆无二字。李善注引刘渊林注:“铜梁,山名。宕渠,县名。铜梁在巴东,宕渠在巴西,出铁。”《集注》本引《抄》:“宕渠,山名,因为县名。”是铜梁、宕渠为二山名(宕渠亦水名,即今渠江),且分别在巴东、巴西(此说未确,然刘渊林与左思同时,二人之见应同),文中应为并列关系,有“於”字或“而”字非当。要害、膏腴亦应为并列关系,有“於”字非当。《集注》本无二“於”字(或“而”字)为是。天圣本妄增“而”字、“於”字,尤刻本承之又从六臣注本改“而”为“於”。胡克家《考异》、高步瀛《义疏》、黄侃《平点》失校。

六 “剽”当作“飘”

胡刻本《蜀都赋》“锐气剽於中叶”,尤刻本同。天圣本、六臣注秀州本、明州本亦同。按:《集注》本“剽”作“飘”,校语云“《音决》‘飘’为‘影’”,是李善本、五臣本皆作“飘”。飘,风行之义。“剽”为轻捷之义,与句中“锐”字义复。作“剽”当为五代、宋初刻五臣本妄改;天圣本以五臣乱善,尤刻本承之。前人未见《集注》本,故失校。

七 “陆泽”当作“溇泽”

胡刻本《蜀都赋》“洒漉池而为陆泽”,尤刻本同。天圣本、六臣注秀州本、明州本亦同。按:《集注》本“陆泽”作“溇泽”,无校语,引刘逵注“蔡邕曰:凝雨曰

溇。……李善曰：溇，音陆”。由刘逵注、李善音得知，左思原本当作“溇泽”。《集注》本引五臣张铣注“漉池，蓄水池也。言自此而洒田实为陆地之润泽”，似五臣本作“陆泽”，《集注》本失校语。天圣本当以五臣乱善，改刘逵注“凝雨曰溇”为“凝雨曰陆”，并删李善“溇音陆”之注音，尤刻本承之。胡克家《考异》无校。朱珔《文选集释》云：“刘注引‘蔡邕曰凝雨曰陆’。按‘陆’或作‘溇’。《玉篇》、《广韵》并云‘溇，凝雨泽也’。但‘溇’字《说文》所无，‘溇’盖与‘陆’通。”高步瀛《义疏》作“陆”，引朱珔校语。黄侃《平点》云“别本‘陆’作‘溇’。按：朱氏、黄氏所云作‘溇’之本指明末毛氏汲古阁刻本。朱氏‘溇’与‘陆’通之说恐非。此句写都江堰灌溉，‘溇泽’谓灌溉之利如雨之膏泽。《集注》本、汲古阁本为是。”

八 “春熟”当作“春就”

胡刻本《蜀都赋》“朱樱春熟”，尤刻本同。天圣本亦同。按：《集注》本“春熟”作“春就”，引李善注“《尔雅》曰：就，成也”，无校语，是所采诸唐本作“春就”。六臣注秀州本、明州本从五臣本作“春就”。作“熟”俗，作“就”新，避俗求新乃魏晋文人修辞习惯。天圣本以俗语及注引《汉书》“樱桃春熟”改而删李善注引《尔雅》，尤刻本承之。胡克家《考异》、黄侃《平点》失校。高步瀛《义疏》校从六臣本所出五臣本作“就”，云“《初学记·果部》事对出‘春就’，注引此作‘朱樱春就’，《御览》九百六十九引同”。

九 “其园”当作“其圃”

胡刻本《蜀都赋》“其园则有蒟蒻”，尤刻本同。天圣本脱“有”字，余同。六臣注秀州本、明州本“园”作“圃”。胡克家《考异》、高步瀛《义疏》、黄侃《平点》皆校从六臣本所出五臣本作“圃”。按：《集注》本“园”作“圃”，无校语，是所采诸唐本作“圃”。前文赋果木已言“其园则有”，此赋瓜蔬，不当又言“其园则有”。作“圃”字是。天圣本“园”字讹，尤刻本承之。

十 “崛诡”当作“谲诡”

胡刻本《蜀都赋》“异物崛诡”，尤刻本同。天圣本亦同。按：《集注》本“崛诡”作“谲诡”，注引“《音决》：谲，古穴反；诡，居毁反”，无校语，是所采诸唐本作“谲诡”。六臣注秀州本、明州本从五臣本作“诡谲”，以熟语倒，而字亦作“谲”。天圣本字讹，尤刻本承之。胡克家《考异》、高步瀛《义疏》、黄侃《平点》失校。

十一 “清醪”当作“醪清”

胡刻本《蜀都赋》“觞以清醪”，尤刻本同。天圣本、《集注》本“清醪”作“醪清”。《集注》本无校语，是所采诸唐本作“醪清”。“醪清”疑为酒名。六臣注秀州本、明州本从宋刻五臣本作“清醪”，失天圣本作“醪清”校语。尤刻本以五臣乱善。胡克家《考异》、高步瀛《义疏》、黄侃《平点》失校。

十二 “清醕”当作“醪醕”

胡刻本《蜀都赋》“酌清醕”，尤刻本同。天圣本亦同。按：《集注》本“清醕”作“醪醕”，无校语，引《音决》“醪，音劳”，引五臣刘良注“醪醕，酒也”，是所采诸唐本皆作“醪醕”。六臣注秀州本、明州本从五臣本作“醪醕”，失天圣本作“清醕”校语。天圣本妄改，尤刻本承之。胡克家《考异》、黄侃《平点》失校。高步瀛《义疏》从王念孙《读书杂志·余编》校《文选》“‘醪醕’与‘芳鲜’相对为文，则作‘醪’者是……《北堂书抄·饮食部》八引此正作‘酌醪醕’”之说，定作“醪醕”为是。

十三 “𨇗然”当作“𨇗然”

胡刻本《吴都赋》“东吴王孙𨇗然而哈”，尤刻本同。天圣本“𨇗”作“𨇗”。胡克家《考异》云：“何（焯）校‘𨇗’改‘𨇗’；陈（景云）云‘𨇗’当作‘𨇗’，注同。是也。各本皆讹。”胡绍煊《文选笺证》云：“古展声、辰声并近，《小雅·车牵》‘辰彼硕女’，《列女传》卷八作‘展’。本书《西京赋》‘隐隐展展’，薛注丁谨切，与𨇗、引、軫为韵。《广韵》‘𨇗，笑貌’，《集韵》‘𨇗然，笑貌’，作‘𨇗’。《庄子》（《达生》）‘桓公𨇗然而笑’，亦作‘𨇗’。‘𨇗’、‘𨇗’古字通，不烦改字。”高步瀛《义疏》从段注《说文》以“𨇗”为“𨇗”之俗讹，定作“𨇗”。黄侃《平点》无说。按：何焯、陈景云、胡克家未见天圣本，其校为据《庄子》（《达生》）传本。《集注》本作“𨇗”；其“辰”字不乏书作“展”者，是“𨇗”即“𨇗”字。由《集注》本推知，胡绍煊所举“辰”作“展”、“𨇗”作“𨇗”者，当为唐人俗书“展”、“𨇗”之讹；其所举《庄子》，今传诸本作“𨇗”，未知所云作“𨇗”者为何本。《广韵》、《集韵》“𨇗”当采自五代、宋初刻五臣本《文选》讹字，其前字书及典籍中未见有“𨇗”字。“𨇗”实为“𨇗”之讹，以“古字通”为说未当。六臣注秀州本、明州本作“𨇗”，为从五臣本，失天圣本作“𨇗”校语。尤刻本以五臣乱善。

十四 “论都”当无“都”字、“之壮”当作“之所壮”

胡刻本《吴都赋》“旁魄而论都，抑非大人之壮观

也”，尤刻本同。天圣本亦同。六臣注秀州本、明州本“之壮”作“之所壮”，余同。胡克家《考异》云：“何（焯）校称潘稼堂末云‘都’字衍，涉下‘论都’而误。今按：所说是也。‘旁魄而论’与上‘握靛而算’偶句，各四字，不当偏赘一字。”高步瀛《义疏》校从胡氏《考异》。黄侃《平点》云：“注有‘都’字，安可妄删。”按：《集注》本无“都”字、“之壮”作“之所壮”，校语云“五家本‘论’下有‘都’字”。何、胡、高说为是。天圣本从五臣本增“都”字，又脱“所”字，尤刻本承之。

十五 “丽”当作“丽”

胡刻本《吴都赋》“安可以丽王公而著风烈也”，尤刻本同。天圣本、六臣注秀州本、明州本亦同。胡克家《考异》云：“‘丽’当作‘丽’，‘著’当作‘奢’。刘注引‘丽王公也’，‘丽’字之证。善注：奢，靡也；《尚书》曰‘弊化奢丽’，‘奢’字之证。”高步瀛《义疏》从胡氏《考异》。黄侃《平点》无说。按：《集注》本“丽”作“丽”，引刘逵注“《易》曰：六五之吉，丽王公也”（《离·六五·象》，今本“丽”作“离”），校语云“五家本‘丽’为‘丽’”。“丽王公”为用《周易》成语，作“丽”非是。天圣本以五臣乱善，尤刻本承之。又，胡氏《考异》、高氏《义疏》校“著”为“奢”，乃误。《集注》本作“著”，引李善注“《博雅》曰：轨辙，迹也；丽，奢靡也”。“奢靡也”注“丽”字。天圣本注脱“《博雅》曰：轨辙，迹也；丽”八字，尤刻本承之。胡氏《考异》据尤刻本脱误之注而改正文为“奢”字，以不误为误。

十六 “覩”当作“覩”

胡刻本《吴都赋》“不覩上邦”，尤刻本同。天圣本亦同。六臣注秀州本、明州本从五臣本“覩”作“覩”。胡克家《考异》、高步瀛《义疏》、黄侃《平点》无说。按：《集注》本作“覩”，无校语，引《音决》“覩，大历反”，是所采诸唐本作“覩”。天圣本“覩”字讹，尤刻本承之。

十七 “子独”当无“子”字

胡刻本《吴都赋》“子独未闻大吴之巨丽乎”，尤刻本同。天圣本亦同。六臣注秀州本、明州本“巨丽”作“壮丽”，余亦同。胡克家《考异》、高步瀛《义疏》、黄侃《平点》无说。按：《集注》本无“子”字，校语云“五家本‘独’上有‘子’字”，未言“巨丽”有异文。天圣本从五臣本增“子”字，尤刻本承之。宋刻五臣本“壮丽”亦为妄改。

十八 “故”当作“固”

胡刻本《吴都赋》“故其经略”，尤刻本同。天圣

本、六臣注秀州本、明州本亦同。按：《集注》本“故”作“固”，无校语，是所采诸唐本作“固”。以上下文义考之，作“固”字释为“本”、“原”为当，作“故”非是。作“故”当出于五代、宋初刻五臣注本。天圣本以五臣乱善，尤刻本承之。胡克家《考异》云：“茶陵本‘故’下校语云‘善作固’，袁本无校语。按：‘固’似传写误，尤刻改正之也。”高步瀛《义疏》从胡氏《考异》定作“故”，云“‘固’、‘故’字通。”二家之说未当。茶陵本（翻六臣注赣州本）校语“善作固”，似据尤刻本所来之祖本（六臣注赣州本时有超出秀州本、明州本之校语，似据尤刻本所来之祖本）。黄侃《平点》无说。

十九 “干越”当作“于越”

胡刻本《吴都赋》“包括干越”，尤刻本同。天圣本亦同。按：《集注》本“干越”作“于越”，引诸家注亦皆作“于越”。六臣注秀州本、明州本正文、注文亦皆作“于越”。作“干”始于天圣本，当为“于”字形近之误，尤刻本承之。胡克家《考异》云：“正文当作‘干’。善注引《汉书》及《音义》当作‘干’，引《春秋》杜预注当作‘于’。今注或尽作‘于’，或尽作‘干’，皆未是。”其说恐非。高步瀛《义疏》定为“于越”为是。黄侃《平点》无说。

二十 “嗟”当作“羌”

胡刻本《吴都赋》“嗟难得而覩缕”，尤刻本同。天圣本、六臣注秀州本、明州本“嗟”作“羌”。胡克家《考异》、高步瀛《义疏》从六臣注本定作“羌”，黄侃《平点》云“不当辙改”。按：《集注》本、天圣本作“羌”，黄说非是。尤刻本字误。

二十一 “律畅”当作“畅律”

胡刻本《吴都赋》“鸣条律畅”，尤刻本同。天圣本、六臣注秀州本、明州本亦同。按：《集注》本“律畅”作“畅律”，引《抄》云“畅，调和也；律，六律六吕”，先释“畅”后释“律”，引五臣张铉注先释“律”后释“畅”；是李善本、《抄》本作“畅律”，五臣本作“律畅”，《集注》本失校语。“畅律”犹协律，谓谐和于音律，其义为胜。天圣本以五臣乱善，尤刻本承之。前人未见《集注》本，故失校。

二十二 “其居则”当作“其居则有”

胡刻本《吴都赋》“其居则高门鼎贵”，尤刻本同。天圣本亦同。按：《集注》本“其居则”作“其居则有”，无校语，是唐传诸本皆作“其居则有”。六臣注秀州本、明州本亦作“其居则有”。天圣本脱“有”字，尤刻

本承之。胡克家《考异》、高步瀛《义疏》、黄侃《平点》失校。

二十三 “并纳”当作“普纳”

胡刻本《吴都赋》“开市朝而并纳”，尤刻本同。《集注》本、天圣本、六臣注秀州本、明州本“并纳”作“普纳”。《集注》本无校语，引五臣李周翰注“言早朝开市，普纳杂货”，是李善本、五臣本原皆作“普纳”。尤刻本字讹。胡克家《考异》云：“袁本、茶陵本‘并’作‘普’。按：此盖善‘并’五臣‘普’，二本失著校语。”高步瀛《义疏》引胡氏《考异》，云“未知确否”。二家未知尤刻本字讹。黄侃《平点》无说。

二十四 “商贾”当作“工贾”

胡刻本《吴都赋》“商贾骈坐”，尤刻本同。天圣本亦同。六臣注秀州本、明州本“商贾”作“工贾”。按：《集注》本作“工贾”，注引“《钞》曰：工，巧匠；贾，坐卖者也”，无校语，是唐传诸本皆作“工贾”。“商贾”乃天圣本以熟语妄改，尤刻本承之。胡克家《考异》、高步瀛《义疏》、黄侃《平点》失校。

二十五 “扶揄”当作“拔揄”

胡刻本《吴都赋》“扶揄属镂”，尤刻本同。天圣本亦同。按：《集注》本“扶揄”作“拔揄”，校语云“五家本‘揄’为‘投’”，不言有“拔”作“扶”者，是唐传李善本作“拔揄”，五臣本作“拔投”。六臣注秀州本、明州本作“拔投”，失天圣本作“扶揄”校语。天圣本“扶”字讹，尤刻本承之。胡克家《考异》无校。高步瀛《义疏》云“‘扶揄’，五臣作‘拔投’非是”，其说未当。黄侃《平点》无说。

二十六 “行邪睨”当无“邪”字

胡刻本《吴都赋》“回靶乎行邪睨”，尤刻本同。天圣本、六臣注秀州本、明州本无“邪”字，《集注》本缺。胡克家《考异》、高步瀛《义疏》皆以“邪”字为衍文，甚是，天圣本可证。黄侃《平点》以“乎行”二字为衍文，非是。

二十七 “吴愉”当作“吴歛”

胡刻本《吴都赋》“吴愉越吟”，尤刻本同，天圣本亦同，《集注》本缺。六臣注秀州本、明州本从五臣本“吴愉”作“吴歛”。胡克家《考异》校注引《楚辞·招魂》“吴歛蔡讴”，定作“吴愉”，以与正文合。高步瀛

《义疏》云“愉、歛古通用”。按：《初学记·乐部》引梁元帝《纂要》“齐歌曰讴，吴歌曰歛，楚歌曰艳”，《太平御览·乐部》引《古乐志》亦作“吴歌曰歛”，《楚辞》传本亦作“吴歛”。“歛”字为正。李善本、五臣本原当皆作“歛”。天圣本作“愉”字讹，尤刻本承之。高氏“古通用”之说恐未当。黄侃《平点》无说。

二十八 “之贤”当无“之”字

胡刻本《魏都赋》“而子大夫之贤者”，尤刻本同。六臣注秀州本、明州本亦同。《集注》本缺《魏都赋》。天圣本无“之”字，六臣注本脱校语。按：以上下文观之，“子大夫”当连读，无“之”字句义顺（依胡刻本则当于“子”字逗，然于上下文欠顺）。尤刻本以五臣乱善。胡克家《考异》、高步瀛《义疏》、黄侃《平点》失校。

二十九 “汉网”当作“汉纲”

胡刻本《魏都赋》“汉网绝维”，尤刻本同。六臣注秀州本、明州本亦同。按：天圣本“网”作“纲”，六臣注本脱校语。尤刻本以五臣乱善。胡克家《考异》、高步瀛《义疏》、黄侃《平点》未校天圣本，故无说，下同。

三十 “魏地”当作“魏土”

胡刻本《魏都赋》“且魏地者”，尤刻本同。天圣本、六臣注秀州本、明州本“地”作“土”。是李善本、五臣本皆作“土”。尤刻本妄改。

三十一 “全模”当作“令模”

胡刻本《魏都赋》“授全模於梓匠”，尤刻本同。天圣本“全模”作“令模”。胡克家《考异》云：“袁本校语云善作‘令模’。茶陵本作‘全模’，校语但云五臣作‘谟’。按：尤所见与茶陵同，注无明文，未审善果何作。”高步瀛《义疏》从“全模”，引胡氏说。黄侃《平点》无说。按：六臣注明州本从五臣本作“全谟”，校语云“善本作‘令模’”。六臣注秀州本（朝鲜翻本）作“全模”，校语云“善本作‘令谟’”，正文、校语皆讹。赣州本正文、校语亦讹（胡氏所云茶陵本、四部丛刊影宋建本为翻赣州本，亦皆讹）。作“令模”为正。“令模”即“美模”，谓合法度之宫廷设计。尤刻本“全”字以五臣乱善。